



◆ 达人/Trendsetter

费尔南多·佩索阿：以异名书写孤独

人类文明的创造者主要有两类：有人把伟大的梦想变成了现实的生活，有人把不能实现的生活变成了伟大的梦想。费尔南多·佩索阿显然属于后者。他说：“我只走一座桥，架设在我之所无与我之所有之间。”通过这座桥，我们看到“理性的闪亮划破生活的沉沉黑暗”，看到“生活充满着悖论。如同玫瑰也是荆棘”，看到一颗真诚、博大而又敏感、疲惫并且矛盾丛生的心灵。

费尔南多·佩索阿于1888年生于葡萄牙里斯本，父亲在他不满6岁时病逝，母亲再嫁葡萄牙驻南非德班顿领事。佩索阿随母亲来到南非，在那儿读小学、中学和商业学校。在开普敦大学就读时，他的英语散文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奖。1905年他回到里斯本，次年考取里斯本大学文学院，攻读哲学、拉丁语和外交课程，并且继续用英文阅读和写作。

尽管佩索阿一生笔耕不辍，留下了大量的诗歌、部分评论和戏剧，但他并不热衷于向外人展示自己的精神世界，生前出版的著作寥寥，诗集《使命》是诗人生前唯一发表的作品。

佩索阿的本名来自拉丁语，有“面具”的意思。佩索阿是一个封闭而自傲的人，常常掩饰自己，以面具示人。佩索阿除了用本名进行创作外，还给自己杜撰了72个异名，所谓的“异名”也就是笔名。佩索阿不仅为其中的异名者编造了身世，似乎他们确有其人，甚至还为他们创造了思想体系和写作风格，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实在是一个独特的现象。

事实上，佩索阿并不是一个对时代漠然置之的人，时代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20世纪30年代，葡萄牙财政部长萨拉查独揽大权，奉行愚民政策，专政时间长达30余年，佩索阿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，曾经写下大量反对萨拉查政权的言论。他

小心翼翼而又如此真实地把时代的不安和生命的真相呈现给读者。1935年11月29日，佩索阿因肝病严重恶化被送进医院，当天他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了最后一句话“我不知道明天将会带来什么”，第二天便逝世了，年仅47岁。

佩索阿去世后，他生前只在小圈子里流传的作品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。从1943年开始，他的朋友路易斯·德·蒙塔沃开始整理他的遗稿，而出版佩索阿全集的工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。《惶然录》（又译《不安之书》）、《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》、《阿尔伯特·卡埃罗》等陆续问世，并被翻译成不同版本在世界范围内流传。他的祖国将他与16世纪的大诗人卡蒙斯并称为葡萄牙文学史上的两座丰碑。葡萄牙的文学史家更认为应该给予佩索阿“与但丁、莎士比亚、歌德和乔伊斯同样的地位”。1985年10月15日，为纪念诗人逝世50周年，葡萄牙举行盛大的迁葬仪式，将佩索阿的遗骨移至里斯本热罗尼莫大教堂的圣殿，供人瞻仰。

法国思想家阿兰·巴丢曾这样评价佩索阿及其作品：“我们在精神上成为佩索阿的俘虏，在更深的层面上是因为哲学还无法完全理解他的现代性。所以我们发现自己在读这位诗人的时候总是无法逃出他的手心，我们从他的作品中接受到一种命令，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那就是沿着柏拉图和反柏拉图之间的道路，在诗人为我们开辟的空间中前行，那是一种多元的、空虚的和无限的哲学。这种哲学将为这个众神从未抛弃的世界带来福音。”

我们应该庆幸这样一位书写者的存在并紧紧抓住这转瞬即逝的福音，走进费尔南多·佩索阿的灵魂深处，在浮躁和喧哗的尘世，尽最大可能保持内心的敏锐和纯净，并努力朝着“我的生活如市民，我的思考如上帝”的方向耐心地进行。（饯念）



◆ 悦活 Life Style

法朵声声 听见葡萄牙的灵魂

法朵(Fado)是一种属于并且只属于葡萄牙的民间音乐，就像探戈舞蹈只属于阿根廷、弗拉明戈只属于西班牙、毛笔书法只属于中国一样。Fado是拉丁文“命运”的意思，泛指葡萄牙悲凉的咏叹调，它是18世纪非洲黑奴的思乡曲，进入葡萄牙后逐渐被流浪歌手接纳。由于法朵里融有太多的忧伤和宿命，歌词除了等候死亡就是悲观厌世，这也是法朵至今仍然是葡萄牙的法朵，而无法成为“欧洲法朵”和“世界法朵”的真正原因。花花世界毕竟需要更多的希望，而不是过多的绝望。葡萄牙女歌手邦蒂蒂形容法朵“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音乐，用来表达自我，几乎像宗教祈祷一样。它不见得是哀歌，但就某个深层的层面而言，它能袒露你的灵魂”。

最早为公众演唱法朵的是1820年出生的葡萄牙女郎塞薇拉，登上舞台时只有20岁。仿佛宿命一般，一位贵族出身的斗牛士出现在她的生活里。但那时的法朵不过是贱民的娱乐，失落的爱情让塞薇拉变成了一个精神失常的酗酒者，她的死也就成了悲歌里最惨烈的曲调。在她出生后的第100个年头，法朵第一次登上了里斯本的剧院。时代不同了，地位不同了，唯一不变的只有塞薇拉登台时最喜欢的黑色围巾。为了纪念她，法朵女歌手们依旧在脖颈上缠绕着长长的黑色围巾登台。

真实的法朵永远也离不开喧闹的人群。1920年后，里斯本开设了大量的法朵之家，Alfama和BairroAlto这两个平民区更成了表演的集中地，职业和半职业的歌手多在这里，常常也会看到露天咖啡座旁等待伴奏吉他的流浪老头，虽然拥有职业水准，却情愿坐在路旁弹奏，只为了换一杯红酒。

在里斯本的夜里，人们总是聚集在一间间招牌上写着“Fado”的餐馆或法朵小屋，分享音乐、美酒和苍凉的夜。他们只使用自己的语言，排斥英文、资本主义与阶级制度，他们将忧伤藏在自己的文法里。哀伤的表情可以从歌声里听见，在言谈中却难以被发现。葡萄牙人的哀伤，从来不是其他民族可以了解的。大航海时代的强盛和随之而来的衰落，让葡萄牙人有太多的唏嘘、留恋和怀旧，记忆中的优越感成了无休止的折磨。

正如葡萄牙歌手的吟唱：“挫败的灵魂，失落的夜晚，摩尔区里黑暗的阴影，妓女歌唱，吉他呜咽，灰烬与火光，痛苦与罪恶，这一切的存在，全被娓娓诉说，这就是法朵。”不管法朵怎么变，它永远是葡萄牙的灵魂。（霍清）

